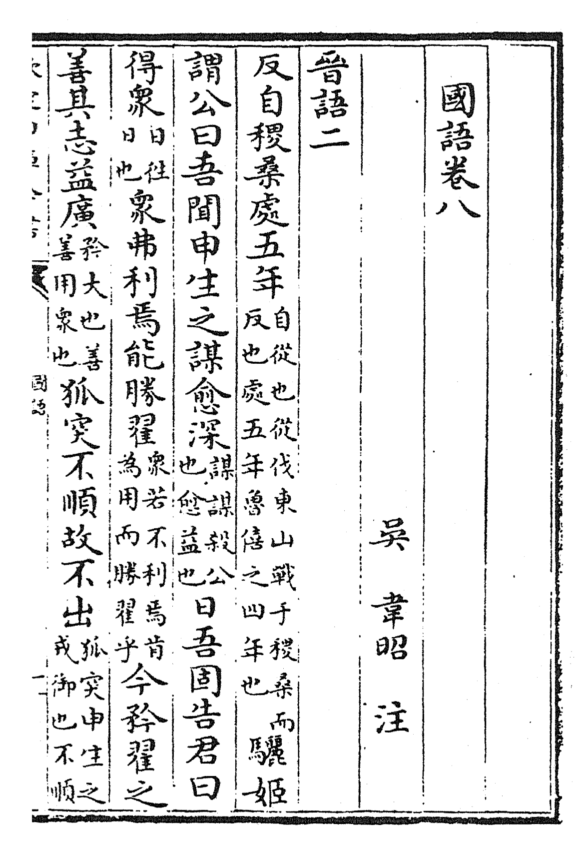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國語卷八

吳　韋昭　注

晉語二

反自稷桑處五年自從也從伐東山戰于稷桑而反也處五年魯僖之四年也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謀謀殺公也愈益也曰吾固告君曰得衆曰往日也衆弗利焉能勝翟衆若不利焉肯爲用而勝翟乎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矜大也善善用衆也狐突不順故不出狐突申生之戎御也不順

謂大子不順也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彊彊禦也信言必行之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失言許衆以取國也退改悔也言不可食衆不可弭食偽也弭止也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來謂轉里克之心使來從己用一日之間言其易也子為我具特羊之饗特一也凡牲一為特二為牢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郵過也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

克妻曰主孟啗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妻字啗啖也孟或作益）我教兹暇豫事君（兹此此里克也暇閑也豫樂也）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皃言里克欲為閑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曽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集止也苑茂木貌已里克也喻人皆與奚齊已獨與申生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無母喻枯有謗喻傷傷病也）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辟去也奠置也熟食曰飧）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

曩向也而汝也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成定也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秉執也執君志以殺太子不忍為也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太子交也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旦而里克見丕鄭夜半召優施旦而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謂優施何言也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惜惜其失言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曰不信者逆優施以不然也距之以不然則驪姬意跌不敢必也亦固太子以攜之固固持也攜離也固持太子以離驪姬之黨多為之故以變其

志志少疏乃可間也故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志少疏乃可間間亦離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也况益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及追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言驪姬唯無忌憚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為我心以君為心也里克曰殺君以為廉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殺君以自利唐尚書云為太子殺奚齊不有其國以為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廢獻公在位而以君為奚齊非也君獻公也虞御史云廉謂直也讀若鬬廉之廉此說近之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制裁也自大其廉而有驕人之

心因驕以裁制人之父子吾不敢為也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撓屈也人謂申生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利得道以求成太子吾力不能為也將伏也伏隱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難殺申生譖二公子也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齊姜申生母也福胙肉也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絳晉所都也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寘置也鴆運日也置堇于肉堇烏頭也公至召申生獻獻獻胙也公祭之地地墳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

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斃死也）飲小臣酒亦斃（小臣官名掌陰事陰命閹士也）公命殺杜原款（原款申生之傅）申生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之）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小臣太子小臣名圉原款因為告太子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敏達也）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度尺寸也）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廣土奔他國也竄隱也）小心狷介不敢行也（狷者守分有所不為也言雖知當與申生俱去恥不能事君而出故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言讒言也）故陷於大難乃逮於讒（逮及也）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

讒人均是惡也讒人驪姬均同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不反讒反謂覆校自申理也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名也死不遷情彊也遷易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使有遺言狐突是也屬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死民之思民所思也為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釋解也歸於君惡歸於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笑諸侯諸侯所笑也當趨鄉誰入誰國也内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

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就曲沃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有父忍自殺之況能愛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雉經頭搶而縣死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死猛足申生臣伯氏狐

寀字也不聽謂稷桑之戰不從其言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為之謀也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共君謚法既過能改曰恭國人告公以此謚也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言與知其逆謀也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奄奄士也楚謂伯楚寺人披之字於文公時為勃鞮翟北翟隗姓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賈華晉大夫梁嬴姓之國伯爵也唐尚書云晉滅以為邑非也是時梁尚存至魯僖十九年秦取之盡逐羣公子羣公子獻公之庶孽及先君之支庶也傳曰獻公之子九

人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獻公二十二年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伐蒲城重耳自蒲出奔及至也柏谷晉地也狐偃曰無卜焉狐偃重耳之舅狐突之子子犯也無卜不須卜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不恤亡公子也道遠難通通至也望大難走難歸走也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望其力也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可之翟也夫翟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也愚陋而多怨多怨于戎翟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竄隱也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

憂於翟以覲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監視也之為為誰動也視諸侯所為故無不成也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處翟一年魯僖之六年公使賈華伐屈夷吾自屈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冀缺之父後出同走不免於罪同走徳同謀也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也聚居異情惡聚共也虞云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近昭謂異情謂各欲求入為君於義惡也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秦穆夫人獻公之女故親吾君也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以吾在梁依秦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免免罪也乃

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居梁二年魯僖之七年環玉環還也釋言以言自解釋也）四年復為君（居梁四年魯僖之九年也是歲獻公卒秦伯納之）虢公夢在廟（虢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虢仲之後虢公醜也廟宗廟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西阿西榮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帝天也襲入也）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史嚚虢大史也）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傳曰少皞氏有子曰該為蓐收）天之刑神也（刑殺之神也）天事官成（官成禍福各以官象成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吉之故使賀也）舟之僑告其諸族

舟之僑虢大夫曰衆謂國亡不久吾乃今知之以其賀夢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度揆也大國晉也瘳猶損也言君不揆度神意而令賀之何損於禍也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襲入也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敖慢也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距違君也命令嘉其夢侈必展展申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鑒鏡也鏡所以自省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誑猶惑也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令國人賀夢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宗國公族也遠疏外也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云言也吾不忍俟也將行行去也以其族適

晉六年虢乃亡適晉在魯閔二年後六年魯僖五年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魯僖五年獻公伐虢假道于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宮之奇虞大夫諫虞公勿假晉道虞公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晉軍于國也除闇以應外謂之忠除去也去已闇昧之心以應外謂之忠忠謂恕也定身以行事謂之信定安也行事以安定其身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已之所惡而以施人謂假晉道以伐虢也以賄滅親身不定矣賄財也謂虞受晉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之道也親謂虢也虞大王之後虢王季之胄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

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釁隙也圖謀也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本謂忠信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孥妻子也西山國之西界三月虞乃亡晉滅之也

獻公問於卜偃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也曰攻虢何月也宜用何月對曰童謠有之童童子徒歌曰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丙丙子晨蚤朝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魯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也伏辰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均同也戎服君臣同振振威武也交龍曰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鳥星也賁賁鶉火星貌

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傅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也中晨中也成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交晦朔之間也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九年秋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葵丘地名遇宰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采於周故曰宰周公周公自會先歸遇獻公于道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矜其功以信施示諸侯而不務德也施惠也力功也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輕謂垂橐而入重謂綑載而歸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懷安也典法也法言謂陽穀之會以四教

令諸侯之屬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薄其要結謂束牲為盟皮馬為幣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屬會也三會乘車之會三也存三亡國魯衛邢也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甍棟也又何加諭已成也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偏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果克也奉行也而暇晉是皇暇不暇不暇以晉為務也雖後之會將在東矣東東方也其後會于淮是也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無懼於不會也有勤有勤勞也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

景霍以為城景大也大霍晉山名也今在河東彘而汾河涑澮以為淵四者水名淵池也戎翟之民實環之環繞也汪是土也汪大貌苟違其違誰能懼之苟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豐厚也否不也不度諸侯之勢強弱之勢釋其閉修釋舍也閉守也脩治也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失其心守也君子失心鮮不夭昏夭折也昏狂亂之疾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八年葵丘後八年也桓公復會諸侯于淮在魯僖十六年傳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魯僖十七年冬齊桓公卒五子爭立大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為孝公也

二十六年獻公卒（獻公二十六年魯僖九年）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奚齊之傅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徒黨也）荀息曰死吾君（死畜吾君也）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蔑無也）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得其所任故不悔也）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往行也）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

吾身乎雖死焉辟之焉得辟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荀息何言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二國士里克荀息也遂行也我為子行之助行其事謂翟援秦之屬也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也待我待我應之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重耳在翟故欲告翟又結援於秦以搖動晉國敗奚齊之黨也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結秦翟之援以立二公子恩薄者可以得重賂也厚者可使無入於已厚者可使二公子不得入立國誰之國也言晉可專也

里克曰不可克間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後利立故曰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貪則專利故人怨之廢義則利不立無足故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蠱化也誣罔也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信姬之言使皆奔亡殺無罪以為諸侯笑無罪謂申生也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人懷悖逆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禦止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弭止也言諸侯義已則得以為援也庶幾曰諸侯義而撫

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固安也今殺君而賴其富賴利也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不義而富必危故不為利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載見於書為後戒也不可常也丕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屠岸夷晉大夫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

非援何安亦言勞民易為治也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鈇鈇導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也始本根也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長君也導訓也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以喪為樂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怠懈也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長訓也長君之也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為重耳舅故曰舅犯喪亂有小

大夫喪大亂之剠也不可犯也剠鋒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埽之臣洒灑也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莅臨也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固定也親衆愛士民也善鄰善鄰國也在因民而順之因民所愛而立之為順民也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呂甥郤稱夷吾之徒也蒲城午晉大夫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主子為子

內主也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晉大夫郤豹子從夷吾故告也）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無常無常心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亂有所代危得安之）辛苟君之子唯其索之（索求也所在以求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謂諸侯內謂大夫虛國藏以求入也）既入而後圖聚（入國乃圖畜聚也）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自立立嗣君也）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恐受賂徑自召也公子也則

民各有心恐厚亂各有心所愛不同也盍請君於秦乎秦親晉故欲請所立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秦穆公伯益之後德公之子穆公任好也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紹繼也續嗣也昆後也裔末也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隱憂也悼懼也播散也越遠也依倚也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士死曰不祿禮君死赴于他國曰寡君不祿謙也臻至也以君之靈鬼神降衷衷善也罪人克伏其辜罪人驪姬也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待君命所立也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

裔胄而建立之適亡也遷徙也胄後也以主其祭祀且塡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貺而羣臣受其大德君謂獻公也貺賜也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隸役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反報也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公孫枝秦公孫子桑也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當先立誰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之也使之二公子擇所立也以為朝夕之急言晉無君朝夕之急也大夫子明曰君使縶也縶秦公子子顯也縶敏且

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竄微也知禮可使敬不隊命隊失也微知可否微密故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奔亡之憂加之以喪親也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若齊桓公以喪得國子糾以喪失之是也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亡人無親者被不孝之名棄親而亡也當信行仁道然後有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置立也殆危也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誰以我為仁也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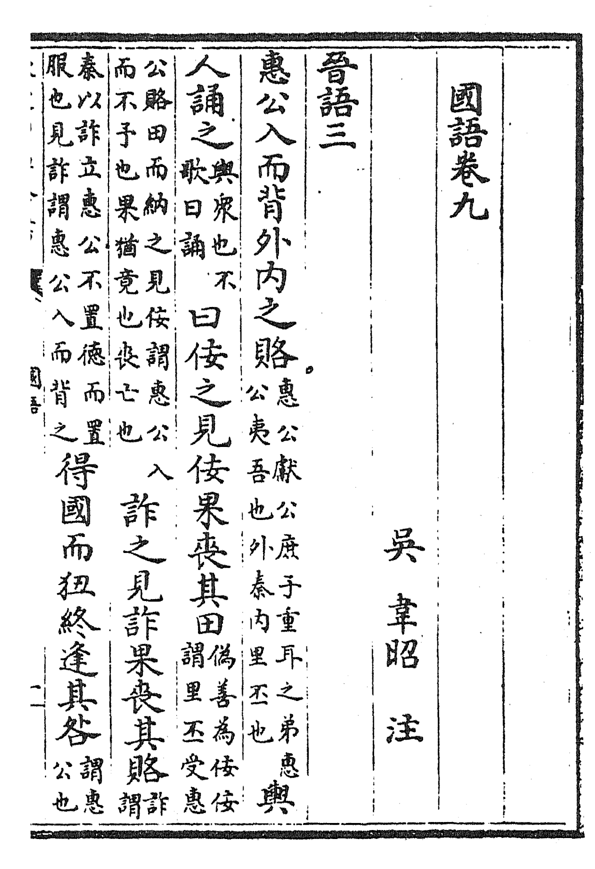
人實有之時多公子非獨已也我從外徼幸而求之人誰謂我信也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者公子縶也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反國之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為君也再拜不稽首起而哭易位而哭退而不私不私不私訪也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勤助也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亡人不可以狷潔狷潔則大事不行重賂配德以重賂配己之德也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

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與我助我也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賈侍中云汾水名汾陽晉地百萬百萬畝也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負蔡晉地名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也無復天命在秦而已吾必遂矣遂成也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稷不敢望國土也君實有郡縣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

無有難急也（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使君東遊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進之耳）亡人之所懷挾纓纕以望君之塵垢者（扶持也纓馬纓纕馬帶言塵垢不敢當威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二十兩為鎰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詩傳曰上有葱珩下有雙璜）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公子縶言左右錄也）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沒貪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不沒不貪利國家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也）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

君以成名於天下成成名也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滑亂也且可以進退進退猶改易也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武置服從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為惠公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有與為黨必有與為讎言無黨則必無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過差也怒不及色無色過也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佞才也言無恃則恃秦也君子曰善以微勸

國語卷八


國語卷九

吳　韋昭　注

晉語三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惠公夷吾也外秦內里丕也輿人誦之輿衆也不歌曰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僞善爲佞佞謂里丕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予也果猶竟也喪亡也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得國而狃終逢其咎謂惠公也

狃忕也咎謂敗於韓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謂丕鄭也不得田不懲乂復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既里丕死既已也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禍公隕於韓禍謂貪惏之禍也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偃晉大夫善與人之誦豫知之故曰衆口禍福之門是以君子省衆而動動行也監戒而謀謀度而行監察也度揆也察衆口以為戒謀事揆義乃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考校也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日自考省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

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也唐以賈君為申生妃非也傳曰獻公娶於賈無子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孰誰也斯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也或云貞謂申生與下相違似非也貞為不聽以正葬之而不見聽也信為不誠信心行之不見誠也國斯無刑媮居幸生刑法也言惠公媮竊居位徼幸而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不變更其正大命將傾危也威兮懷兮威畏也懷思也言國人畏惠公思重耳也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爾有所有也猗兮違兮心之哀兮猗歎也違去也言民心欲去其上安土重遷故心哀之歲之二七

其靡有微兮二十四歲後也靡無也無有微者亦亡謂子圉也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耳也鎮撫國家為王妃兮言重耳當霸諸侯為王妃偶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難難為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揚也戴欣戴也言有善於中心必播於外揚於民也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或知下民必知其善否也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冢嗣太子也替滅也其數告於民矣數謂二七也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魄形也兆見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

民矣耿猶照也數言之紀也謂言者紀其數也魄意之術也意民之志術道也魄兆見而民志隨之光明之燿也紀言以敘之敘述也述意以導之導開導也明燿以照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謂重耳導引者可行也將至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先為君謀而諫使君殺里克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言不與人謀而殺里克者君之過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言君當加罰也不祥

懼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戮辱也言死且有辱）懼天之禍無後（無後嗣也）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也及至也勿忘此占言禍將至也）及文公入（文公重耳也）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而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於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惠公既即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于秦且謝之（謝不時也）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也）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名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問聘也謂報丕鄭之聘止留也）以師奉

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屬七輿大夫也必出惠公必出奔也穆公使泠至報問泠至秦大夫也報問報丕鄭之聘且問遺呂甥之屬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事客泠至也將事行聘事也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薄禮幣少也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不殺鄭必作難於我是故殺丕鄭及七輿大夫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豹丕鄭之子丕鄭之自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二三子七輿大夫也不及謂罪不及也

子使於秦可哉（可可以入也）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華之族晉大夫）曰子行乎其及也（行去也其及將見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言已誤丕鄭將待禍及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謀不中為困）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也）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子共賜也）

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眾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眾固不說（忌惡也處者國中大夫也）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

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言晉君失衆焉能使衆殺爾父及七輿大夫且夫禍唯無斃斃死也罪不至死則不為亂足者不處罪足以死則不處國處者不足處國者不足以死也勝敗若化化言轉化無常也猶丕鄭欲殺君君反殺之以禍為違孰能出君違去也謂丕豹以禍故去其國誰能出君乎爾俟我俟待也待我圖之晉饑穀不熟曰饑在魯僖十三年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無禮背賂也往年有難今又荐饑難謂殺里丕之黨仍饑曰荐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失人里克也失天荐饑也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

有代更也補之蘽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蘽進也謂公孫枝曰予之乎枝子桑也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聽聽命於君也君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年也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為辭故不可不予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於晉汎浮也歸不反之辭也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秦五城也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糴虢射晉大夫無

損於怨而厚於寇厚猶强也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賴贏也實穀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秦處亦當擊晉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六年秦歲定惠公六年魯僖十五年定安也穀熟則民安帥師侵晉至於韓韓晉地韓原也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深也一曰深猶重也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訊問也射虢射也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慶鄭吉右公戎車之右公曰鄭也不孫言不順不可以為車右以家僕

徒為右家僕徒晉大夫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御公戎車也梁由靡御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晉卿韓萬之孫虢射為右為簡車右以承公承次也公次公車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鬬士衆欲鬬者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已秦也處已在梁依秦入也煩已為秦所立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慍慍怒也晉莫不怠受其施而怠惰鬬士是故衆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狃忕也不擊而歸秦必狃忕而輕我也一夫不可狃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先挑敵求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

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衆欲戰也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衡横也雕鏤也戈戟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也列位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若云朝見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也其若為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待其亂將自斃也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也

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謂里丕也背其外賂外秦也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若有天吾必勝之天道助順故必勝也君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濘而止濘深泥也止戎馬陷焉公號慶鄭曰載我號呼也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公廢不用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避避難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輅迎也慶鄭曰釋來救君釋舍也亦不克救遂止於秦止獲也為秦所獲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謀曰殺

晉君與逐出之與以之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以為臣子絕望逐之恐構諸侯構交構也以歸則國家多慝慝惡也恐知國家間隙之惡也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耻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仇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有害人君父者誰不患疾也公子縶曰吾豈將徒殺之徒空也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

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雖立有道君父之恥未刷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要結也成平也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也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子圉惠公適子懷公也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故知河東之政在魯僖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內傳惠公以九月獲十一月歸聞秦將成乃使郤乞告呂甥郤乞晉大夫呂甥甥瑕呂飴甥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欲令更命立它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避位以感動羣下且賞以說衆衆皆哭焉作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為易田之法賞衆以田易者易疆界也或云轅車也以田出車賦昭謂此欲賞以說衆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唐云讓肥取磽也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亡謂在外恤憂也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賞羣臣作轅田也君猶在外若何衆曰何為而

可何所施為可以還君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矣病敗也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為君援征賦也言當賦稅以繕甲兵輔子圉以為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焉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也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訊問也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謂韓之戰敗也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吾仇寧事齊楚齊楚又交輔之交夾也其君子思其君且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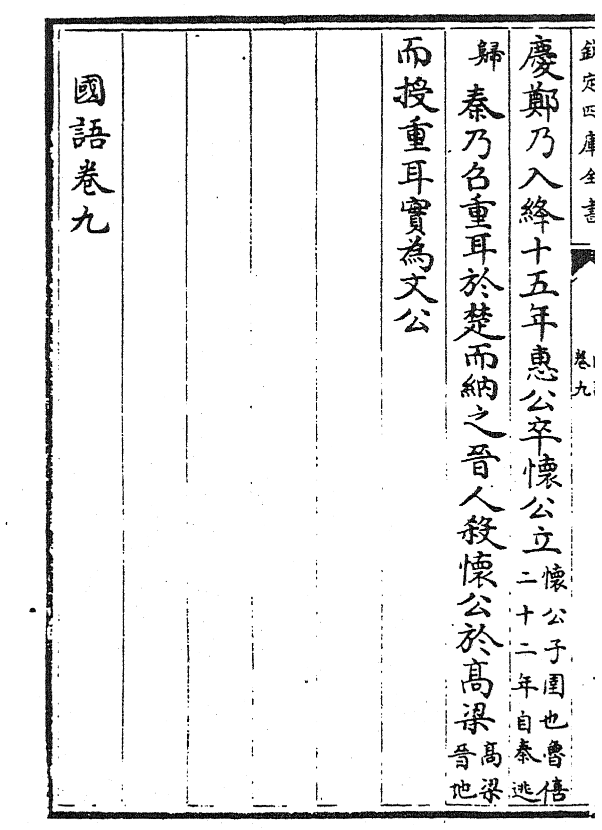
其罪曰必事秦有死無它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不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忌怨也不思不思大義願從其君而與報秦君謂子圉也是故云故言不免其君子則不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為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秦伯拘晉侯於靈臺將復之故更舍之於客館饋七牢焉牛羊豕為一牢饔餼七牢侯伯之禮也

公未至蛾晳謂慶鄭蛾晳晉大夫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獲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誤人誤梁山雁令君見獲也有大罪三將安適適之也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帥其屬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所以不去待為此也臣得其志志謂出奔也而使君曹是犯也曹輩也犯犯逆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

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而背秦也降而聽諫不戰慶鄭諫公使與秦羅若公降心聽之可以不戰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卜右慶鄭吉不用又乘鄭小駟不用良馬故敗既敗而誅又失其罪若鄭出亡是失有罪不可以封國不可以守封國也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言刑殺得正此人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晳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奔趨也不若赦之以報仇仇秦也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能行之謂能赦罪以報仇

也秦豈獨不能乎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安謂令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也成而反之不信成平也與秦始平而又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有罪不殺為失刑失刑則政亂政亂則威不行也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孺子子圉也秦復惠公而質子圉君伐秦秦必殺之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忌怨也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言慶鄭擅進退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

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不可復用戰也）君命司馬説刑之（司馬軍司馬説其名也）司馬説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次行列也令軍令也）將止不面夷死（將帥也止獲也夷傷也）偽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説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言我能生待死而不能面夷乎）（怒君不用忠言忘善背德也）趣行事乎（趣司馬行其刑也）丁丑斬



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圉也魯僖二十二年自秦逃歸秦乃名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高梁晉地也而授重耳實為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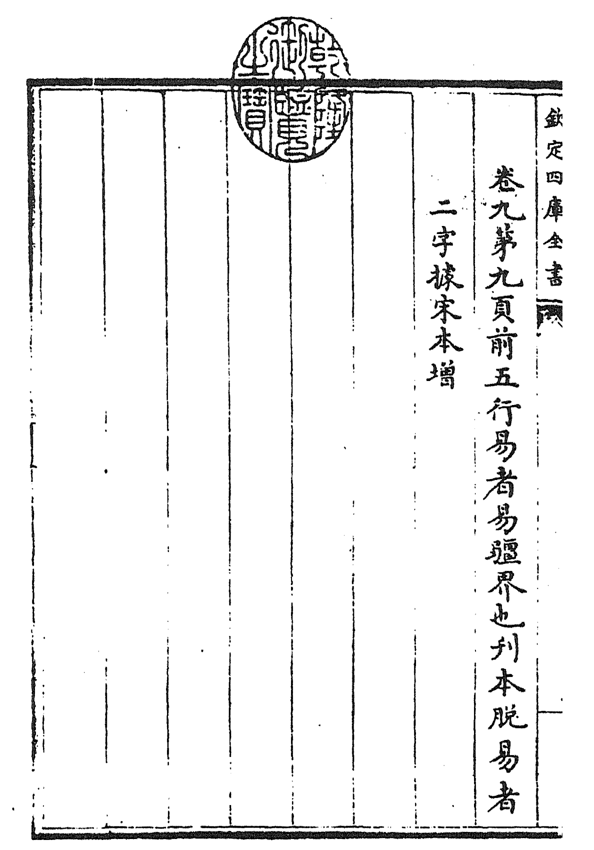
國語卷九

謹案卷七第一頁前七行更為翼侯後十五年桓叔之子莊伯伐翼按此十六字刊本誤脫據宋本增

第二頁前七行大夫占兆刊本兆訛色據宋本改

第四頁前三行立以為夫人也刊本脫此句據宋本增

第十六頁前二行左右異色刊本脫色字據宋本增



卷九第九頁前五行易者易疆界也刋本脱易者二字據宋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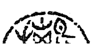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舉人臣陳紹貴
謄録監生臣姚鍾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國語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國語卷十

吳 韋昭 注

晉語四

文公在翟十二年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也避驪姬之難魯僖五年歲在大火自蒲奔翟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狐偃文公舅子犯也日往日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榮樂也成事成反國之事吾曰奔而易達達至也困而有資資財也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休息也戾定也今戾

久矣戾久將底底止也底著滯淫著附也滯廢也淫久也誰能興之興起也益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蓄養也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齊侯長矣而欲親晉齊侯桓公也長老也是歲桓公為淮之會明年而卒管仲沒矣多讒在側沒終也讒謂易牙豎刁之屬謀而無正衷而思始無正無正從也衷中也中道思其初時也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言管仲忠善之言饜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邇近也逐求也郵過也會其季年可也季末也勸使文公適齊會桓公季末之年可也茲可以親也茲此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五鹿衛邑不見

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之塊璞也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言明奉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必先有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後十二年必得五鹿二三子志之志識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歲歲星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之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之次歲在壽星謂得塊之歲魯僖十六年也後十一年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地也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鶉尾二十八年歲復在壽星晉文公伐衛正月六日戊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正天時以夏時故歲在鶉尾天以命矣命告也謂野人奉塊復於壽星必獲諸侯歲復在壽星謂魯僖二十八年也是歲四月文公敗楚師於城濮合諸侯於踐土五月獻俘于王王策命之以為侯

伯故諸侯得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由是始之由從也從得塊始有此其以戊申乎有此五鹿當以戊申日也所以申土也日以戊申戊土也申申廣土地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塊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桓公以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卒在齊一年而桓公卒孝公即位孝公桓公子昭也即位在魯僖十八年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反國也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也與從者謀於桑下從者趙衰之屬蠶妾在焉在桑

上也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以滅口也時諸侯畔齊晉又欲
去恐孝公怒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
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疑也貳無成命疑則不成天命詩
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詩大雅大明之七章也上帝天也女謂武王也言天臨護女代
紂必克無有疑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以疑故卒有天
下子去晉難而極於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
成君成定也謂奚齊卓子殺死惠公無親內外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
唯重耳在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

有咎天予不取故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也莘莘衆多也征行也懷私為每懷言臣奉命當念在公每輒懷私將無所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夙蚤也行道也皇暇也啟跪也處居也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求及時也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西方謂周也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安自安也疚病也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鄭詩風將仲子之卒章也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也昔管敬

仲有言小妾聞之敬仲夷吾字也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懷如流民之上也從心所思如水流行此民之下行見懷思威民之中也威畏也見可懷則思可畏此民之中行畏威如疾乃能威民言能畏上乃能威下威在民上弗畏有刑能威民故在人上不畏威則有刑罪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去威遠言不能威民也其在辟也吾從中也辟罪也弗畏有刑故云罪高不在上下欲避罪故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從其畏人之多言也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裨補也齊國之政敗矣

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 幾近也言重耳得國時日近也 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 濟成也釋置也 敗不可處 敗謂齊也 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 始封謂唐叔虞 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 商殷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閼伯陶唐氏之火正居於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紀商之吉凶也 商之饗國三十一王 自湯至紂 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 瞽史知天道者 今未半也 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曰未半 亂不長世 不長世亂當有平時也 公子唯子子必有晉

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將走不暇豈能復與豺狼爭食我乎）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

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燬也虞備也是歲魯僖十八年冬邢人翟人伐衛圍菟圃文公師于訾婁以還之故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莊子衛正卿穆仲靜之子甯速也）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

君親其親所以結民心使相親也善德之建也建立也言能善善所以立德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子故曰親三德謂禮賓親親善善也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下一昭一穆故康叔為文昭唐叔為武穆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定天下也天胙將在武族族嗣也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聚財衆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胄公子實德晉仍

無道仍重也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脩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共公曹昭公之子曹伯襄也聞其骿脅欲觀其狀骿并榦也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諜偵也微蔽也薄迫也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蓋蚤自貳焉貳猶別也僖負羈饋飱寘璧焉熟食曰飱寘置也置璧於飱下

公子受飱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榦也榦楨榦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僚以官相親君以國相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子也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王子也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

年而亡亡奔也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它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缺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三常政之幹禮之宗國之常也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自曹適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善相說好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子兹父也長幼從幼至長也而好善

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長兄事之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先君獻公戎御御戎車也傳曰趙夙御戎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佗狐偃之子狐射姑大師賈季也公族姬姓也食邑於賈字季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自幼至成人也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長發之三章也降下也躋升也言湯之尊賢下士甚疾故其聖敬之道日升聞於天降有禮之謂也降已於有禮也君其圖之襄公從

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公之子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鄭大夫親有天有天天所啓也用前訓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資稟也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啓闓也同姓不婚惡不殖也殖蕃也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家與晉俱唐叔之後別在犬戎者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狐突字成而儁才離違而得所言成人而有儁才也違去也離禍去國舉動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釁瑕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同父也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也晉侯日載其怨外

内棄之〔載成也〕重耳曰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之首章也作生也高山岐山也荒大也言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則扶祀而尊大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勠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武公鄭桓公之子滑突也文侯晉穆侯之子仇也勠并也一同也〕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扶持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三胙謂成而儁才晉國不靖狐趙謀之也〕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業事也前訓二國同心之訓〕若禮兄弟晉鄭

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晉鄭同姓王之遺命又使相起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軫車後橫木也還軫猶回車周歷諸國遭離阨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者有天前訓兄弟困窮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粱也無成謂死也榮秀也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為成也蕃滋也廡豐也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黍得黍種稷得稷唯在所樹言禍福亦猶是也若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為德基也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

實旅百成王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頵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五積饔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禾五十車芻薪倍禾公子欲辭不敢當禮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之也饗食也亡人而國薦之薦進也以國君之禮薦進之非敵而君設之非敵而設之如人君也非天誰啟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楚自多也子女美女也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羽也翡翠孔雀之屬旄旄牛尾也齒象牙也革犀兕皮也皆生於楚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波流也王

曰雖然不穀願聞之曲禮曰四夷之大國於境內自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也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三舍治兵謂征伐也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司馬法曰進退不過三舍禮也若不獲命不獲楚還師之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鞭所以擊馬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櫜矢房鞬弓弢也言以禮避君君不旋乃敢左執弓右屬手於房以取矢與君周旋相馳逐也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子玉楚若敖之曾孫令尹成得臣也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我德不脩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

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晉在冀州）且晉公子敏而有文（敏達也文有文辭也）約而不謟（在約困之中而辭不謟屈也）三材傅之天胙之矣（謂狐趙賈三人也）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然則請止狐偃（止謂留為質也）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曹風候人之三章也媾厚也遂終也鄭過也）夫鄭而效之鄭又甚焉效鄭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子圉也為質於秦于魯僖二十二年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秦伯穆公也）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逃歸立為懷公故

曰懷嬴與焉與爲媵也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婚禮媵入于室媵御奉匜盥揮濺也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卑賤也公子懼降服囚命懼嬴之訴降服徵上服囚命自囚以聽命也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適適妃子也子圉之辱備嬪嬙焉辱質於秦時嬪嬙婦官也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欲以成婚懼以爲子圉妻恐離其惡名非有此則無他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不敢以婚姻正禮致之而令與於五人歡愛此女之故公子有辱寡人之罪辱謂降服也言寡人不備禮故令公子卑之此自寡人之罪唯命是聽進退此女聽公子命公子欲辭嫌於骨肉相取已欲辭不取也

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季子晉大夫胥臣臼季也後為司空賈侍中云兄弟婚姻之稱也昭謂同姓為兄弟謂同父而生德姓同者乃為兄弟以言惠公重耳其德不同則子圉道路之人可以妻其妻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其二人相與同德故俱為己姓青陽金天氏帝少昊也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也彤魚國名帝繫曰黃帝取於西陵氏之子曰累祖實生青陽姊妹之子曰甥雷累聲同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云繼別為小宗非也繼別為大宗別子之庶孫乃為小宗耳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得姓

以德居官而賜之姓也謂十四人而二人為姬二人為己故十二姓

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

二十五宗唯青陽與蒼林德及黃帝同姓為姬也

同德之難也如是

言德自黃帝同之難也如是

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

賈侍中云少典黃帝之先有蟜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炎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內傳高陽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賈君得之

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姬姜水名也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

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

故也齊當為擠擠滅也傳曰黃帝戰于阪泉是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懷嬴之舅故又言此以勸之也近謂有屬名也相及相嫁娶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畏衆黷其類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毓生也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二姓為婚姻也合義以德義相親義以道利有義則利隨之利以阜姓阜厚也姓利相更成而不遷更續也遷離散也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攝持也保守也房居也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

言德姓異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初奚齊卓子死秦伯欲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為不可今更言此者子圉無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召而殺之故重耳子犯皆怨之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衰字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以自入也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人為己用者是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重婚曰媾從從其命也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使之德己懼其未

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納幣更成婚禮逆親迎也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耳如賓禮也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恥也言此為明日將復讌中不勝貌恥也勝當為稱中不勝貌情貌相違也華而不實恥也有華色而無實事不度而施恥也不度己力而施德施而不濟恥也濟成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五恥之門不閉塞者不可以封國為諸侯也非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恥之門則用師無所也二三子敬乎

敬此五者明日燕秦伯賦采叔采叔五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堂也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邵伯勞之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襄公討西戎有功賜爵為伯有榮耀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

載集成也載祀也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從也君若恣志以用重耳用使征伐也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言已念傷亡人思成公子也公子賦河水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秦伯賦六月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二章曰以佐天子其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為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也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

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稱舉也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著曰筮尚上也命筮之辭也禮曰某子尚享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周易以連山歸藏占此兩卦皆言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閉壅也震為動動遇坎坎為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初九曰利建侯豫大象曰利建侯行師吉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

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務猶趣也震車也易坤為大車震為動為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為小車乎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震也班徧也徧外內者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為坤屯二與四亦為坤泉原以資之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豫三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山上為泉源流而不竭也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重坤故厚豫為樂當應也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易以坤為衆坎為水水亦衆之類故云主雷與車內為主也而尚水與衆坎象皆在上故尚水與衆車有震

武也震威也車聲軒隆象有威武衆而順文也坤為衆為順為文象有文德為衆所歸

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也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

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往之也小人勿用有所之君子則利建侯行

師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內為主震為長男為雷雷為諸侯故曰元元善之長也衆

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衆順服善故曰亨亨嘉之會也內有震雷故利

貞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車上水下必

伯車震也水坎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衆從故必伯也小事不濟壅也

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人之事壅震動而遇坎坎為險阻故曰勿用有所往一

夫之行也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震為足故為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覆述上事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豫樂也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是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者屯豫也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為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魯失閏以閏月為正月晉以九月為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桑泉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載祀也授還也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巡行也臣猶知之

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亡奔也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舅氏同心不濟此河往而死也因沈璧以自誓爲信董因迎公於河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也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歲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公以辰出晉祖唐叔所以封也而以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魯僖二十四年歲星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受於大梁也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虛次也是居居其分次所主祀也傳

曰高辛氏有季子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祀參唐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南有晉水子燮改為晉侯故參為晉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當歲星在實沈之虛故無不成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君之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也傳曰高辛氏有子曰閼伯遷于商丘祀大火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成善謂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相視也謂祀農祥以成農事封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史記云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言嗣續其祖明趣同也言晉子孫將繼續其先祖如穀之蕃滋故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爻筮為侯泰三至五震為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

貞屯悔豫皆八義同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謂子圉大謂文公陰在外為小往陽在內為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辰大火也參伐也參在實沈之次而天之大紀也所以大紀天時也傳曰大火為大辰伐亦為大辰辰時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秉執也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三者皆晉邑召召其長也晉人懼懷公奔高梁高梁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于廬柳甲午魯僖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廬柳晉地軍猶屯也秦伯使公子縶如師告曉呂冀師退次于郇郇鄭地退師聽命也辛丑狐偃及秦晉

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秦伯送公子于河上公入而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懷公于高梁刺殺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勃鞮寺人披也伐蒲城在魯僖五年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袪袂也及入勃鞮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予于屏內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困予于蒲城斬予衣袪又為惠公從予于渭濱濱涯也重耳在翟從翟君獵于渭濱勃鞮為惠公就殺之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而至若汝也若干二命以求

殺予（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予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伯楚勃鞮字也屢數也數見困有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知為君為臣之道也入反國也）猶未之知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復失國出走也）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易反也）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也）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予何有焉（當獻惠之世君為蒲人翟人耳二君之所惡也于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翟者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也）

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宫三年太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為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賊謂為子糾射桓公也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名鉤帶鉤也鉤近於袪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鉤在腹袪在手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宇覆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言己忠臣君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為君乎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棄為民主之道予皋戾之人也又何患焉勃鞮閹士故曰皋戾之人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此二子本惠公黨畏見逼害故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宫己丑魯僖二十

四年三月朔時以為二月晦 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遽疾也 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惡心不恕也 吾請去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馹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馹傳也自從也下下道也脫會適行潛逃之言也王城秦河上邑 告之亂故及已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內豎里鳧須也公出不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 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

心覆謂告也覆反也沐低頭故言心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馬曰羈犬曰紲言二者臣僕之役也居者為社稷之守何必辠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是月失閏以三月為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為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云夫人辰嬴也傳曰辰嬴賤班在九人非夫人也賈得之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以設國紀綱也為之備衛僕使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授也授職事任有功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施德也舍舍禁也分寡分少財也救乏振

滯匡困資無救乏救乏之絕也振拯也拯淹滯之士匡正也正窮困之人資無予無財者輕關

易道通商寬農輕關輕其稅也易道除盜賊也通商利商旅也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懋

穡勸分省用足財懋勉也勉稼穡也勸分勸有分無也省用減國用也足財備凶年也利

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利器用也明明德明德教也厚民性厚其情性舉善援能

官方定物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言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育長也

類善也昭舊族昭明也舊族舊臣有功者之族愛親戚明賢良明顯也尊貴

寵國之貴臣尊禮之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旅客也友故舊故舊為公

子時也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

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也中官內官也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也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也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官賈也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賈食官官稟之皁隸食職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食職各以其職大小食祿也官宰食加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注原憲為家邑宰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也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文公元年冬也襄王周惠王之子昭叔襄王弟大叔帶也是為甘昭公故曰昭叔惠王生襄王以為大子又娶于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于襄王之后翟隗王廢隗氏翟人代周故襄王避之于汜汜地名使來告

難亦使告于秦（王使簡師父告晉亦使左鄢父告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親親君也未知義故未和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使知尊上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事周也）何以求諸侯（無以為諸侯盟主）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宗尊也）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晉文侯仇也平王東遷文侯輔之受圭瓚秬鬯武重耳之祖武公稱也始并晉國）啟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在此納王也）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道（二邑戎翟間在晉東）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二軍左右軍也東行曰下陽樊周邑）右師取昭叔于溫

殺之于隰城温隰城皆周地也昭叔通翟后與俱處温故取殺之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成周周東都郟王城也王饗醴命公胙侑饗設饗禮也傳曰戰克而王饗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也侑侑幣謂既食以束帛侑公公請隧弗許三君云隧王之葬禮昭謂六隧之事見周語曰王章也章表也所以示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不可以二王國無二王無若政何無以為政于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鉏欑茅之田八邑周之南陽地陽人不服不肯屬晉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君補王闕以順禮也補王失位之闕以順為臣之禮陽人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

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典法也旅衆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周室之師衆樊仲之官守焉樊仲宣王臣仲山甫也食采於樊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也敢私布之於吏布陳也吏軍吏也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出降也又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徹也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諜間候也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庇蔭

也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盟門原地也傳曰退一舍而原降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也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公

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又伐宋

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

舍之則宋絶舍不救宋則宋降楚與我絶也告楚則不許我告謂請宋於楚楚不許我

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

主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為怨主也謂激齊秦使之惡楚公曰可乎先軫

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獨賂齊秦藉之告楚藉與齊秦之勢使請

宋於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令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然後用之蔑不欲矣用用齊秦也蔑無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二十八年春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晉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釋解也舅犯慍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必擊之慍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二謂復曹衛一謂釋宋圍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也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

衆無乃彊乎不許釋宋宋降于楚其衆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三曹衛宋也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必戰旣戰而後圖之圖圖復曹衛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旣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文公之德入於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老罷也圍宋久與師罷病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許退三舍偃也聞之戰鬭直爲壯曲爲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鬭士衆晉曲秦直故能敗晉未報楚

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救也）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城濮衛地）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子犯也）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賈侍中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辠還而伐鄭昭者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辠同耳反撥也埤城上女垣僖三十年秋秦伯晉侯圍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名寶重寶）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鄭卿叔詹伯也文公過鄭時詹請禮之鄭伯

(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鄭伯鄭文公也)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亨之(亨煮也)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

禮禮饒也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是為信於心）信於名（名百官尊卑之號）信於令信於事（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越也）信於名則上下不干（干犯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業猶次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出其節藏以相振救如入于家救不乏也）公使為箕（為箕大夫）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

軍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二年秋

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郤縠晉大夫行守學彌惇彌益也惇厚也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志記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欒枝晉大夫共子之子貞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也取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衛地郤縠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超將中軍傳曰尚德也胥臣佐下

軍（代先軫也）

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為原大夫，卿，次卿也。）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偃，狐偃也。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也，皆狐偃所舉。虞云：三德為勳，文公納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民。昭謂：欒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偃也。三德紀民之語在下，虞得之。）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也。）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尚，助也。上軍，或言新上軍，非也。時未有新軍。傳曰：使狐偃將上軍，謙于狐毛而佐之，是也。）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虞唐云：代將新軍。昭

謂代將上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霍為霍伯軍代有賞代功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以道事其君類其功當有賞能傾治其官職使不謬誤君得以尊民得以寧當有賞也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言且居有是三德得此三賞不可廢而不用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倫伍也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代狐毛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為卿三讓之進欒枝等八人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有上軍有中軍有下軍今有五益新上下也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

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昭謂上章狐毛已卒使先且居代之賈得之矣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義宜也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從從先且居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也趙衰佐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為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下此二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臼季胥臣也曰吾不能行也咫咫咫尺間也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使能者行之不猶愈於不學乎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卜偃也）曰始也吾以國為易（易易治也）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為易而輕忽之故其難將至）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為難而勤脩之故其易將至）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陽處夫晉大夫陽子也讙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讙也籧篨不可使俛（籧篨直者）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僂者）僬僥不可使舉（僬僥長三尺不能舉重）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能抗援）矇瞍不可使視（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嚚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瘖不能言者）聾聵

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僮昏不可使謀僮無知昏闇亂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之傅贊導之則其成就可立竢也若有違質違邪也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不言能使善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變不變動也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少小也溲便也豕牢廁也言大任之生文王時如小溲於廁而得文王不加病痛言其易也文王在母不憂在母孕時體不變故不憂也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奉事父王季使不加怒孝友二虢善兄弟為友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也而惠慈二蔡惠愛也三君云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為蔡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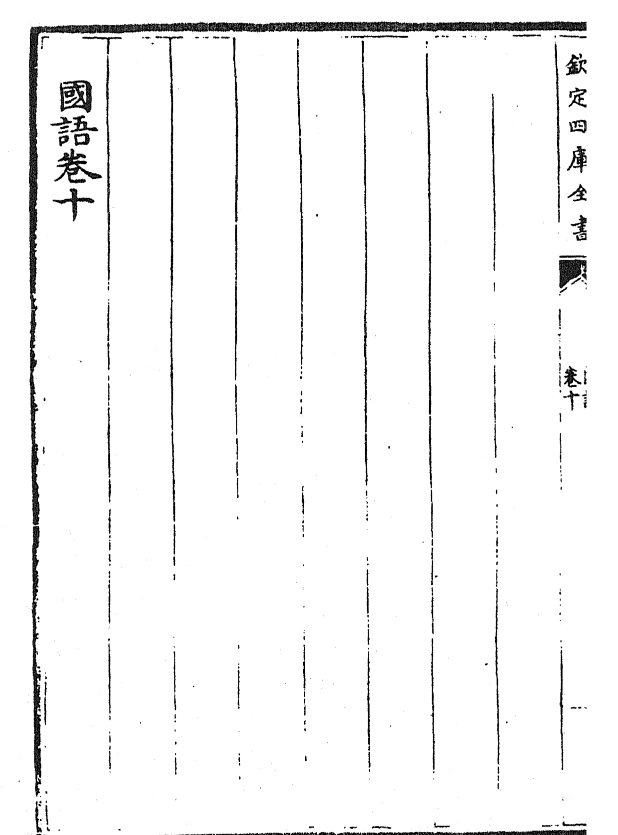
于大姒（刑法也大姒文王妃）比于諸弟（比親也諸弟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寡妻寡德之妻謂大姒御治也）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詢謀也貫）而諮于二虢（諮謀也）（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南宮适）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諏訪皆謀也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大史）重之以周召畢榮（周周文公召召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億寧百神（億安也）而柔和萬民（柔安也）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亦思齊之二章也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

王為政諮於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 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言因體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不入於道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蘧篨至僮昏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鎛直主擊鎛鎛鍾也蘧篨蒙璆蒙戴也璆玉磬也不能俛故使之戴磬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為戲矇瞍脩聲無目於音聲審故使脩之聾聵司火耳無聞於視則審故使主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所不能材用也以實裔土裔荒裔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能才也因其身體有質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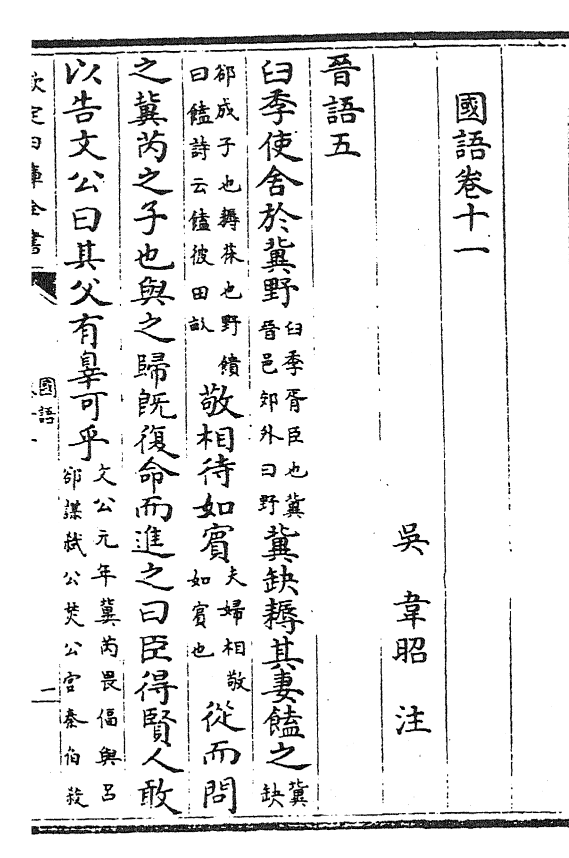
成濟者就而通利之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也

文公即位二年更言此者終述善文公之事欲用其民用用征伐也子犯曰民未知義未知尊上之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天子避子帶之難在鄭地汜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信謂上令以三日之糧糧盡不降命去之曰可以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以明尊卑順少長習威儀也乃大蒐于被廬被廬晉地名作三軍唐尚書云立新軍之上下也昭謂此章言文公

之初未有新軍使郤穀將中軍以為大政大政謂掌國政也郤溱佐之郤溱晉大夫郤至之先或云溱即至非也子犯曰可矣即可用也遂伐曹衛在魯僖二十八年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伯穀齊地也魯僖二十六年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戍之二十七年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二十八年楚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畏其強也



國語卷十



國語卷十一

吳 韋昭 注

晉語五

臼季使舍於冀野臼季胥臣也冀晉邑郊外曰野冀缺耨其妻饁之冀缺郤成子也耨耘也野饋曰饁詩云饁彼田畝敬相待如賓夫婦相敬如賓也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辠可乎文公元年冀芮畏偪與呂郤謀弒公焚公宮秦伯誘

之故也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滅除也是故舜之刑也殛

鯀其舉也興禹殛誅也鯀禹父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

子其賊也敬子管仲之謚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

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

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在文公時而於此言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也傳曰襄公以

父命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予之冀故云冀缺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衛也在魯文五年甯晉邑今河內脩武

是也舍於逆旅甯嬴氏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嬴其姓嬴謂其妻曰吾求

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舉起也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山河內溫山傳曰及溫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也曰吾見其皃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皃情之華也容皃者情之華采言皃之機也言語者容皃之樞機身為情情生於身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也皃也言也三者合而後行釁隙也今陽子之皃濟其言匱非其實也濟成也言不副皃為匱匱乏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謂情不足而皃強為之其卒將復復反也反其情也中外易矣易猶異也若外內類而言

反之瀆其信也（類善也瀆輕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樞機之相應）歷時而發之（言思察之詳熟）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譓矣（譓辨察也）以濟益也（濟成也成其容兒以益其短也）且剛而主能（主上也言性剛直而高尚其材能也）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不本行不本仁義也犯犯人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狐偃之子射姑也食采于賈字季它唐尚書云晉蒐于夷舍二軍胎謂初晉作五軍魯文五年晉四卿卒至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復成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子至自溫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狐鞫居殺陽處父而奔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盾也獻子韓萬之玄孫子輿之子厥也靈公襄公子夷皋也司馬掌軍大夫河曲之役河曲晉地魯文十二年秦伐晉戰于河曲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趙孟宣子也干犯也行軍列也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沒終也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主人車車僕也獻子因趙盾以為主盾升之于公朝莫喻速也其誰安之宣子名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阿私曰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任公為義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

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觀汝能否汝勉之茍從是行也勉之始終其志是行今所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臨監也長帥也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宋人殺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之兄杵臼也殺昭公在魯文十六年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所所以明教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則法也天必誅焉晉為

盟主而不脩天罰也脩行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主師旅樂正主鐘鼓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盾弟晉大夫原同也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鐘鼓曰侵陵以大陵小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以聲章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錞于形如碓頭與鼓角相和丁寧謂鉦也敬戒也唐尚書云錞于鐲也非也鐲與錞于各異物襲侵密聲為蹔事也蹔其無備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

為君故也為欲尊明君道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振奮也伐宋在魯文公十七年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虐厚斂以雕牆支解宰夫之屬公患之患疾也使鉏麑賊之鉏麑力士賊殺也晨往則寢門辟矣辟開也盛服將朝蚤而假寐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麑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言夙興敬恪也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享受也殺之為不忠不殺為不信故得一名也觸庭之槐而死廷外朝之廷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

靈公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弟武子穿也桃園園名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爲成公逆迎也迎於周也黑臀晉文公子襄公弟成公黑臀也

郤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郤缺之子克也聘在魯宣十七年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子跛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將升婦人笑于房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卿士會也曰燮乎吾聞之燮武子之子文子也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快心以伐齊必發怒於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得政爲政

也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致歸也無以内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二三子晉諸卿也承奉也乃老乃告老也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是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父兄長老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皃冠也笄簪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郤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于鞍獻子時為司馬將

斬人以戮罪在可赦之者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也言能如此故從事不乖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喙喙短氣皃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則進車退則退也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表旌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矣集成也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蜃器甲冑而效

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死祇以解志祇適也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逸奔也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名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文子時佐上軍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兵凶事文子後入故武子憂望也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郤子請代齊又為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謂師有功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注也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免於咎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盾之子書也時將下軍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來以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侯也在

魯成三年獻之以得隕命之禮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也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隕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隕命也故苗棼皇以郤克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隕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也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懋御人歸饋也執政執事也懋願也御人婦人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苗棼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棼皇晉大夫楚鬬伯棼之子也矜其伐而恥國君矜大也伐功也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也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遇大車當道而覆大車牛車也立而辟之曰辟傳辟使下道辟傳車

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辟之則加遲矣（加益也）不如捷而行（旁出為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國都）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朽腐也不言政失所為而稱朽壤言遜也）夫國主山川（主為山川主也孔子曰夫顓臾為東蒙主）故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涸竭也川竭則山崩降服縞素也出次次於郊也）乘縵不舉策於上帝（縵車無文也不舉不舉樂也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於天也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於神也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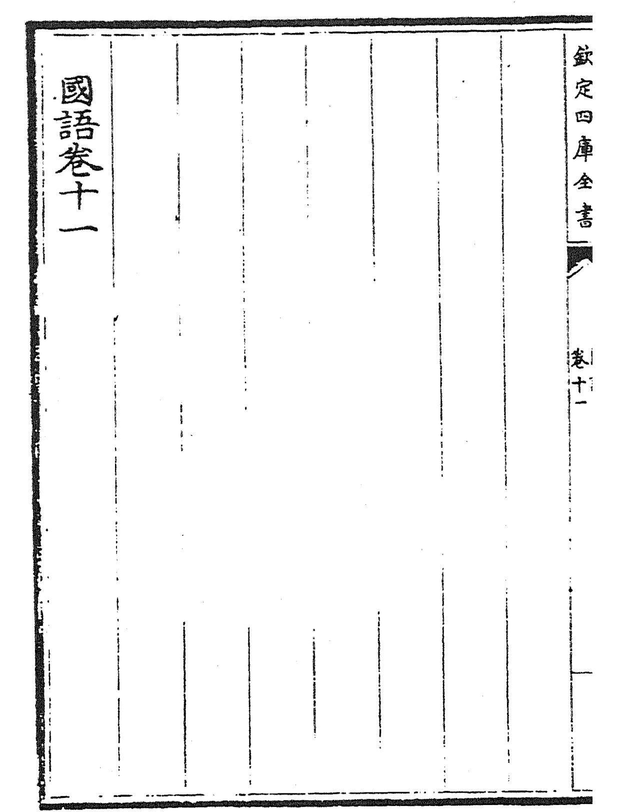
不告請以見弗許以見於君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有喜色其妻曰子皃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知辨智也陽子處父也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主尚也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諸旣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憖庇州犂焉亟疾

也索求也憖願也庇覆也 得畢陽 畢陽晉士也 及欒弗忌之 州犂伯宗子伯州犂也

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 欒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也三郤害弗忌故譖

伯宗并殺之在魯成十五年 畢陽實送州犂于荆 荆楚也犂奔楚爲太宰



國語卷十一